

辛亥八月武昌事起。避居滬瀕。披中西報紙。述武漢戰事者。莫翔實於大陸報通信員丁格爾君。後讀丁君論中國將來之伏禍一篇。乃知丁君前二年。曾自上海至英屬之緬甸。除輪舟可通外。皆徒步跋涉。不辭艱瘁。以考察中國內地情形。著有步行中國遊記一書。亟購閱之。其書述吾國西南山川種族政治生計風俗甚詳。足為謀國者之考鑒。不獨瀏覽景物。搜索異聞而已。夫丁君西人也。而於吾國之事。其用心之深。關懷之切如此。寧不使吾人愧怍而悚懼耶。抑吾讀其書。尤有感者。吾國人今日羣趨於歐化。舉凡一切服飾建築倫理宗教風俗習慣。莫不鄙棄其舊。而欲同化於歐人。此固為改革之時。必不能免之象。然循是而下。不至自喪其我不止。觀是書中有言曰。歐美之文明。固極燦爛。實不啻為束縛人身之具。又曰。世界真樂。不在奢華靡麗之中。而當於樸質純厚中求之。又曰。中國之文明。亦有宜為歐人取法者。又曰。中國人無論如何改革。必自成其為中國人。又曰。中國人有極堅苦忍耐之特性。必能成偉大之事業。為世界之盟主。是言也。其為實錄乎。抑



## 丁格爾步行中國遊記

新陳曾毅譯



為過譽乎。因譯出以餉吾共和之國民。讀是書者。可以與矣。亦不可不勉焉。譯者記

### 緒言

遊中國易。步行則難。道路之艱阻。起居之不適。皆他處所少見者也。予既決意游歷中國。自長江山峽盡處步行至英屬之緬甸。艱難困苦。幾遭不測。然未敢求安逸而背步行之宗旨也。其中瀕於危者數日。實因山行過勞。遂伏久病之根。不得已住內地調理數月而後啓行。其後予復自緬甸返於雲南。住東川昭通。周歷於郊野。予之遊也。食中國之食。及至苗地。僅以蜀黍療飢。予之宗旨。不過觀察中國內地情形。未攜各種器械以測所經荒遠之地。據予所聞。除教會外。惟予至中國內地為最遠最久。此書皆沿途路旁之所記也。予遊既畢。見字林西報所載數行云。北京各使館及上海領事皆接革黨之匿名書。宣告不久有推翻政府之事。如外交團不助滿清。當任保護之責。否則將有不利於旅居外人也。此書投遞頗奇。郵印不甚清晰。見於一千九百十年六月三號之西報。閱予書所記中國改革之事。必須

21610 將上列之言。記於心中。中國或復有拳匪之發見。爲予等所不測。如漢口之騷動。雲南之叛亂。皆可證余言之不謬也。丁格爾書於中國湖北之漢口。

### 自新加坡至上海

予立志由中國此端而至彼端。卽自上海口岸。行一千五百英里之水道。一千六百英里之陸路。至英屬之邊界也。予乃一雜誌者。又政府派往揚子江陸軍之一人。予之游中國內地及著此書。實受諸報館之所託。故讀予書者。知予不過一新聞記者。於閒暇游歷之所作耳。予步行此繁盛之地。自一千九百零九年始。然前數十年。卽思往中國考查閉關以前之實況。故予幼年時卽萌此志焉。一年之冬。予居於英殖民地新加坡。與予友談中國事。遂決意乘無事時。往中國內地一游。予友亦表同意。夫以雜誌家之眼光。觀察中國情形。必有所獲益。予二人旣定意。乃於一千九百零九年二月二十二號登舟。此時日西落。照新加坡海口。甚美麗。新加坡者。東方一最要之門戶也。爲不熱心之政府所束縛。故不能十分發達。予登法國郵便船名栗華者。至上海。吾友乃一佳伴。然因予此行甚決。頗有悔意。謂予曰。君此游恐係最末次之游歷也。彼國士民。豈肯聽君生還耶。予友不知中國內地情形。故所言如此。予所欲至之地。乃世界各國之所注意。此國家方改革其內政。沿路所聞。皆維新維新之言。僉云中國者。乃中國人之中國也。政府諸王公皆惡聞此言。

報館則極力鼓勵之。各種新聞。莫不如此。然亦有薰蕕並舉。不加以別擇。以其一知半解。知識不甚完全也。此種種言論。果能鼓動未開化之民人耶。此改革之說。果全國民意皆如此耶。故極思一考察之。揚子江流域。及鐵路經過之都城。皆辦新政甚力。而西南諸省則不然。此書二卷。卽述西南諸省之情形也。自吾觀之。中國欲躋美於列強。必先奠血於神聖之前。質言之。卽非革命流血不爲功也。然無論其價值如何。其財政之拮据如何。其人民之反抗如何。而改革之機。已有炎炎之勢。予甚願中國之改革。必達諸完美之域。雖一班頑固之輩。頗爲新政之阻滯。而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之言。已漸居勝勢矣。中國之舊文物。已廢墮無可脩治。而官界之腐敗。復阻新政之進行。但中國現勢。已至不能不變之時。此人人之所知也。可異者。政府與人民之意見。絕不相侔。爲從來所罕見。夫以中國土地之廣。人民之衆。豈一紙空文之上諭所能移易耶。故政府雖強民之信其言。而民之意乃絕與之相反。若仍此因循不變。則可驚可怖之事。將不能免。觀予書第二卷可知矣。予書第二卷所述者。雲南內地。毫不見新政之萌芽。官界人民及社會之狀況。皆不甚進化。其謠俗卑陋。度日極苦。自西人觀之。與游牧之民何異。故中國之維新。人多笑之者。然予信中國將來必可改革。必能新建一鞏固之政府。然此政府。必俟歐洲各國意見和平乃克達其意焉。此言則甚長矣。予生雖不能見。予之子孫必可見之。中國已有各省進行。再經數年必漸趨於真實。不復如

今日之虛偽也。新加坡上海之間。經西貢香港二地。於此二地。可知英法二國在東方之殖民政策。絕不相同。法人之經營西貢。幾欲與巴黎相埒。英人在此。則毫無勢力。至西貢城。須經過瀾滄江。江急流入中國海。兩岸皆大樹。不見一人。予至西貢登岸一游。地雖熱帶。而下午天氣涼爽。街市中多可游散之處。有絕大劇場。茄菲館。觀憲兵之游行。及行人之狀態。儼然如重游法都及意大利。城內道路。則甚窄。污濁之物堆積。經太陽蒸發。散為穢惡之氣。可見法人對於越民之進步。實冷淡置之。路中所遇。似政府之官員。服白色之衣。乃法式之甚陋者。周圍以金邊。銅鈕扣。與新加坡香港所見不同。然亦有人居於東方法人之中。亦頗忘其為英人者矣。向北行三日。至香港。香港者。乃蘇彝士之東。用兵最要之地。此島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南京條約。讓於我國。此條約歐人皆應知之。四日至吳淞。停數點鐘。歐人以爲上海乃瀕海之口岸。不知離海面尙遠。入黃浦江十二英里。乃至上海。此處爲揚子江第一口岸。小船游行黃浦江中。各式之帆。與破百葉窗相似。各國商船。懸其本國之旗。在此黃色之潮流中經營其利甚忙。船漸近岸。客棧招待者。及苦力東洋車夫。乞丐。思得其分內之利與非分者。羣集予之左右。有鹵莽之挑夫。撞予身而過。可謂蠻野之至。予之行李。置於四人所推之車內。卽至客棧。予在船中已食茄菲。而上岸勞碌。又復飢餓。不能如法人之少食耐飢。不久復進餐一次。予二人不投身上海各種社會。與一萬六千三百三十

之英美法德俄丹普及其他各國之人皆不聯合。彼等皆久居於此。予二人不久卽他往者。上海城中人民甚多。東方之城皆然。電車汽車東洋車及中國手推之車。各種聲音繁雜。使人不耐。可謂奇矣。

### 自上海至宜昌

宜昌扼峽江之口。離海約一千英里。自上海乘江輪溯揚子江而上。旬日可達。交通便利。予於一千九百零九年三月六號。自上海登輪。其時夜寒風緊。彷彿置身於英國泰晤士河之江岸焉。揚子江者。乃中國最巨之河流。其關係之重要。惟美國之米西西北河差可比之。余坐江輪。自上海啟行。四日而達漢口。漢口者。乃漢水入江之口。居中國行省之中心。當未與歐人通商之前。已爲國中之巨鎮。今則尤爲商務及軍事最重之地。予因候淺水輪船。居留五日。西隔漢水。遙見漢陽鐵廠兵工廠之煙隆隆直上。規模壯闊。南隔揚子江爲武昌。乃湖北省之都會。湖廣總督駐節於此。統計武漢三鎮人口。達二百萬以上。當京漢鐵路未通之前。自北京至漢口至速須三十日始達。今則僅需三十六點鐘而已。川漢及粵漢鐵路。今亦開始建築皆以漢口爲交點。此後漢口工商業之發達。將爲通地球中之冠。未可知也。予在漢口謀得一護照。此護照乃游歷湖北四川雲南貴州四省之用者。余觀歐人之居留於此者。甚爲愉樂。幾忘其身居於異國焉。在此地經營商業者。較之在我非洲東部之殖民地。及馬來

21612

羣島者。迥不相同。蓋此地實至繁盛而至完美之地也。中國人性質和平。重信義。所發之言。即不啻至確實之契約。雖前不久匯豐銀行有一被騙之案。然不能以此一事。遂例其餘。蓋此不過偶有之事而已。以予游歷之所經驗者言之。中國人不獨言出必踐。且其行事亦頗有恆。與之交易。實甚可信。惟在其內地。吾歐人所最感不便者。即街市穢惡不講衛生是也。予至漢口。正當冬季。然其街市中汗穢之氣。已覺不堪。若在夏季。更可想見。漢口夏季之熱度。不下亞丁。在一千九百零八年之夏。歐人中即有二十八人感霍亂而死者。若華人則更不知其數。此皆由於不講衛生之過也。中國人衣服寬博。且尙不知以羊毛織呢。皆恃綿衣以禦寒。若自吾歐人觀之。則甚覺其不便。然中國人固皆安之也。予不明中國語言。人皆謂予遊歷中國內地爲甚危險之事。然予既立此志。則仍勇猛前進。後此必有極大之困難。予亦知之。然予所恃而不懼者。以知中國人之性質純良。其或有不幸之事。必由於吾人不能忍耐之故。且予等游歷於中國之內地。較之中國人之至歐洲內地者爲易。今試設想有一中國人。著中國之服裝而遊歷於英國之鄉間。自鄉人觀之。將詫爲何如奇異之事乎。予以三月十九號上午之七鐘抵宜昌。此地通商起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之芝罘條約。每年進口貨物。約值銀四十兆兩。予抵岸至領事府。欲就之訪問中國內地之情形。然實未有所得。但使予等往訪內地傳教會而已。予等遂往尋內地傳教會之代表。不遇。又往禮拜堂與一商人之家。皆不遇。余

友甚爲忿怒。乃不復他往。但恃予自己之毅力期達予等之志願耳。於是雇得一能英語之廚役。又置辦一切需用之物。而購買糧食甚富。各物既備。乃雇一民船船夫因豫備糧米。及種種雜事。未遑開船。復向予索四分之三船價。予等久候。殊爲煩悶。船夫復惡聲言曰。欲吾啓錨。必須擇一佳日。及既行。復宰一雞以祭江神。預祝一路之平安。船夫或搖其槳。或牽其纜。徐徐呼風而行。回首宜昌。已在船後。此後風景。與宜昌以下不同矣。

### 由宜昌至重慶

江行數里。入山峽中。天光漸暗。兩岸石壁。忽高忽下。至絕高處。僅見天一線而已。忽見巨石嶽然而落。幾壓江面。如蒼鷹之下擊。對面幾不見人。久之聞雷聲殷殷自遠而至。如餓獅之吼。心頗悸。計此峽有十六英里之長。世界四大江中最著名之江也。其先開關。實具神工。江流峽中。如匹練然。沿路所見。皆高壁嶙峋。宜昌以下之風景。心目中若遺之矣。風漸起。若有大風雨之象。船夫急豫備一切。忽霹靂一聲。船夫皆大呼。蓋出乎人之所不防也。久之。忽有日光下照。映水作黑色。光景變幻。使人疑懼。如病夫所感之不同。然此景實絕佳。爲平生所罕見。久之大雨復至。雷電凶作。電光閃於峽外。若金蛇之奔馳。舟搖動。如飄飄於大海之內。及夜。雨雖未止而月復出。寒光直徹於深澗。悽冷之氣。侵人毛骨。而船中已滲漏。以

傘覆之。此度經歷。殊使人悽悶。此山峽之著名。蓋如美洲之魚格爾瀑布。皆以其奇特勝也。凡人心中幻想。皆幽冥之境。而此山峽實似之。故予之游此山峽。實若遊於幽冥之中也。然既經歷此奇境。亦可謂不虛生此世。游客千輩。設種種形容之詞。而此山峽乃終古莫變。自予經此險絕幽僻之地。不能忍耐之心。已暫能忍。不和平之意。已暫能和。設想予生雖至緊急之事。皆可淡淡置之矣。故至揚子江之上游者。須有堅忍之志。諸君讀予書者。若欲往游。予甚祝之。使諸君得覽此平生未見之景。蓋世間萬事皆非我有。得見天地間之奇景。乃真爲我之所有也。行此峽中。日日所見不同。或聳然而高。或亞然而低。巉石湍流。或令人危懼之心。或引



## 揚子江上游之山峽

人入勝而生其欣樂。諸君尋游覽之樂趣。第一須結一好友。攘攘爭微小之利權者。則屏絕之。凡游歷皆然。而在此揚子江之山峽中。尤宜如是。蓋人之一生。如白駒之過隙。忽然而已。因錙銖計較。而生其嫌隙。殊覺不值。予思人稍存遜讓之心。則爲樂無窮。故予此次之游。自始及終。不稍存惱恨之意。人苟如此。天必引之入於勝境。而奢侈淫佚。其樂究爲有限。卽若在此山峽中。其奢儉如何。蓋非歷種種之奇境。而伏處此危舟之中。豈不悶甚矣乎。且船中用具皆不備。面盆爲僕落於江中。予友遂以盛醬之罈。作爲兩用。僕能操英語。作事尙勤。予等一路食茄非及飯。每日三餐皆然。及至重慶。尙餘米八分之七。盡與廚役。予等所僱之船。長約四十

21614

尺。寬七尺。喫水八寸。飲食坐臥讀書行事醫藥皆在其中。立則頭觸於望板。艙之前共眠七人。僕及其友眠於船之後梢。船主及其伙則居於前。即予等所居船艙之後也。船主之伙甚肥。喜談諧。嗜鴉片。予等竊窺之。天未暮。即收拾其烟具。予嘗勸止之。皆置若未聞。此日寒暑表五十度。至暮在冰點下三十度。時有雨。予坐此醬罈之上作事甚苦。夜則燃中國之燭。插於三礮台煙筒之中。中國之燭。心多蠟少。光至不定。此煙筒則前會盛補丁者也。予眠以外套覆之。鼠往來予身。每夜十餘次。嘗唧唧耳邊。或由望板落予頭上。未能安眠。至夔府所經之山峽。第一乃宜昌山峽。長十六英里。第一峽乃最平穩者。第二乃牛肝峽。長四英里。風順。過宜昌山峽。一句鐘可到。水高無風則難行。第三米倉山峽。景絕佳。頗險。長二英里。第四牛口峽。水淺時平靜。水夫亦甚難行。第五巫山峽。長三十英里。為至重慶最大之山峽。為湖北四川交界處。第六風箱峽。最末之山峽也。宜昌以上之灘。每至危險處。船夫呼予攜緊要之物登岸。以灘與山峽比言之。可知其最險之處。則水流更急。第一大洞灘。水淺流急而旋。色同牛乳加菲。在堯開河邊。第二洞林灘。在牛肝峽下。中有絕大之黑石。在水中約四十尺。在水面更大。非淺水時。不知其流之急也。此處絕險。水淺更甚。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八號德國船名蘇辛者。撞黑石山洞穿。船主死。其餘皆為紅船救活。第三青灘。在牛肝峽之首。三灘相連。船每遇險。第一灘尤甚。冬間最危。晴時景極可觀。第

四野灘。兩岸碎石如齒。江面最狹。青灘低時。此處則高。夏秋之間為最險。過米倉山峽時。船多失事。此處離歸州八里。第五牛口灘。在牛口峽下。人云過此灘比野灘尤難。因灘下水流太急也。第六下馬灘。在巫山峽下。亦不易行。一千九百零六年法國兵輪名阿里者。經此處旋壞。船行如野馬之奔。船主亟退其輪。幾觸於石。幸免。然已陷於急流中。設法駛至沙岸。易一木舵。竟達其處。第七黑石灘。在風箱峽之尾。其間有數灘。第一新龍灘。在萬縣之下二十五英里。乃揚子江下流至重慶最後之危險處也。在西歷二三月之間難行。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地陷。山隕江中。江面僅餘十分之一。故水流為最急。水越石而過。形如箕舌。迴旋於灘下。復激上作浪花。幸值初春。舟行尚速。若二三月則難行矣。行人經此。恆惴懼。然景甚奇。牽纜者百餘人。行汚泥及碎石中。船上人復助之力。始緩緩而行。聞中國人云。有龍生子於地中。久之成形。乃破山而出。由江入海。故名為新龍灘。次為虎灘。距萬縣八英里。夏時險。水淺則平。過此江面復寬。行二十五英里。可望見奇寶寨。有著名之山。高二十五英尺。至三百英尺。山頂有道觀。有塔共十一級。相傳古時有洞。日出米糧。適供觀中道士。其中有一道士。廣其洞。冀多得而竟渺矣。其次為觀音灘。距蟠桃鎮二英里。夏難行。如虎灘。船每就延於此。從野灘至夔府。兩岸多猿啼。若云君欲去耶。是耶非耶。並見其跳越於林中。蹤跡甚捷。予船避灘而行。後有救生船。恐予遇險。然幸逃過。予

乃默謝江神。經野灘時。船桅之纜忽斷。復流至昨夜所泊之處。重溯流而上。予攜緊要之物。仍行於岸上。予友坐一石觀船之進行。此時日光甚淡。天氣寒冷。船緩進。水激其上。予從岸上觀之勞甚。牽者撐者。且呼且用其力。其聲甚高。然彼舍以生命與江流爭勝。又何所能耶。彼自幼生長於危難。出此苦力。不過博些微之利耳。此時江流愈急。浪花如千百鬼魔。其勃怒之氣。自西藏而至此。時時思吞噬予船。予等亦時時虞爲所擒也。船稍進。復經浪而退。浪每激於船上。若遞其下戰之書。衆男女相連。牽其纜。時左時右。過數寸耳。予初次見此情形。駭以爲人力所不能爲。其困難豈非較他種種之苦工更甚耶。彼等託生命於江神。而復與之相爭。岸上有人來觀者。其筋骨皆若有力。而不一助之。此時日光黯淡。予觀此奇景。精神幾爲之眩亂。船上一人。因用力過。忽顛。羣救之起。雖嗜鴉片泰然之伙夫。亦作驚恐之色。船緩緩而進。其聲伊亞。若云不能行耶。是。能行。羣用其力。船進稍速。時而水激愈高。如數百之獵犬。入門而吠。忽聞發絕大之聲。如驚馬然。船竟過險而至平流。予此時氣乃稍舒。船亦重活其生命。每一搖動。若有痛苦者。既過險。自舵夫以及羣牽纜之人。莫不大笑。述其用力之狀。乃將船中之水汲出。此時已過可畏之波濤矣。設稍不慎。恐將葬身於此。此時則甚樂矣。牽纜之人在前。約英里四分之一。過灘則且行且呼。深潭則伏行以抵急流。有一人滑足撞於石上而斃。浪捲之去。諸人度日於危險。所食乃至粗糲。

所得之利亦微。以派里爾輪船之事觀之。可知此處水力之大也。此船過野灘遇險三處。因不能行。以起重機使船上浮。復開滿輪。然過新龍灘。其進仍極緩。與民船無異。此處江面不定。忽淺忽高。予等幸過。其樂可知。二鐘到牛口峽。此處冬日淺水則平靜。水大則船迴旋於流中而不能施其巧。兵船名烏拉克者。卽在此處壞其後身。自此到重慶則平安矣。夔府爲煤炭薈萃之區。遠望皆小山村舍。有甚寬之河。河岸或沙或碎石。流或緩或急。以至萬縣。風景略同。路寬平。行頗遲緩。使人悽悶。然予未遇險。已屬天幸矣。或謂予行路不可性躁。經灘峽時。非數瀕於危耶。二年之後。予由重慶而下。曾見內地教會之貨船。載四百八十箱之貨物。皆置於岸上。蓋曾遇險者也。因行路之難。故予在香港上海。卽聞商務未能興旺。但聽之天而已。東方之商務。非不獲利。但宜散之各地。故較之二三十年以前尤難。然此事究未能比較。香港之地位最佳。故能自立。現雲南既通鐵道。與外界交通。則香港之商務。可冀其進步。但須乘機赴會。未可坐失其時耳。英國商務。未見興盛。因耽於各種快樂之社會。致讓德人前驅。夫德人之堅忍。與其經營之特才。當英人觀查審慎之時。而彼已據其先著矣。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之商務。皆由上海支配。全恃揚子江之運行。與內地苦力及馬騾之運載。如此幾二百年矣。現香港商人。可因雲南鐵道。加增三省之商務。由越南海防至雲南府。三日可達。則商人可不由揚子江之險。英美商人運進口貨於西方。可自香港

21616 到海防。由海防至雲南府。以雲南府爲內地商務集合之處。若如此行。必可攬西方商務之大權。雖越南東京取稅重。而獲利亦甚大也。予英與中國交通之歷史。自東印度商會起。逐漸發達。與中國人交易。頗能信實。雖官吏常禁之而無效。在中國商務。不能聽其自然。以前之進步。非勉強經營而後得耶。予香港商人。若有機可乘。而坐視其失。則可謂木人矣。上海地位之佳。固不待言。然雲南鐵道既通。可奪其半。但不知歸何國之商人耳。法人不能擴充其版圖。而思取償於商務。予香港商人。豈可不注意考察耶。

### 自重慶到敘州

予至重慶。與予友分手。一人獨行。來椅轎一。轎夫三名。護勇二。轎在前。行李在後。予既立志步行中國。故可行之處。必徒步而行。彼等不知予意。乃相視竊笑。予不過欲其導引耳。過西門。每名給百文。以後所行之驛路如下。第一日至走馬坑。八十里。二日至永川縣。一百二十里。三日至李市鎮。一百零五里。四日至瀘州。七十五里。五日至納溪縣。八十里。六日至南溪縣。七十五里。七日至敘州府。一百二十里。重慶人民。款我甚殷。故居小舟中三日。不覺寂寞。往謁領事非力普君。將歸上海。代之者施來君。在上海會晤之。有密司特司密氏者。病將愈。即往成都。雖二人或有事。或病。然待予皆極殷勤。領事館在一高地。有平房連之。可覽江城。有擊球之草地。在

中國領事館中。可謂甚佳者。此處人民聞予步行。頗駭異。然何難。不過心稍忍耐耳。三十年前有教士名克色者。由貴州步至巴馬。路較易行。餘皆僱肩輿以代步。因中國風俗喜體面。若坐肩輿。居民稍尊視之。故行路稍便。不然。若過一河必須久候。至客棧亦無上等之屋。招待簡略。予之步行其不便固宜也。遇教士伯郎君及其夫人。爲我豫備行路之物。絕殷勤。聞予徒步亦頗異之。必欲予坐肩輿。卻之。然極感其厚意。體面之說。不過理想而已。予未信之。但求身無危可耳。何必定欲體面耶。予至斧頭關。將外衣脫去。但著佛蘭絨衣褲。此在外人謂爲失禮。然行露草地。則甚便。所僱之挑夫。言明送至敘州府。每名四百。若能如期而至。則加一千。彼等負九十餘斤。索錢非多也。然彼覓一代者。乃僅與之四分之一。而乃甚樂。行羊山中極難。嘗閱游記。云到敘州府易。不確也。自重慶至敘州府。皆平石。其寬自三尺至六七尺。而山路則崎嶇難過。予僕在輿中呼曰。密司特此地須輿行。恐足必受傷也。果如彼言。予已甚苦矣。所過之橋。已朽敗。無人修理。馬行山中。如小羊然。一路見麥田。垂金色之穗。及淡紅之豆花。間以鶯粟。在風中搖曳。五色俱備。如海中之蜃氣。或云四川乃中國之花園。實不虛也。予從未見種植之密如四川者。當初春時。山已發綠色。田與山升降。高處則以水車灌溉。間田之土坡。則種蔬菜。再高則鶯粟。竟無一寸之隙。遠山多樹林。有雲障之。近觀乃五采之光。在雲下飄蕩。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南北皆山。中有相連之五峯。



21617

若筆架然。每峯上有光環之。乃日影所照。山脈逶迤。或起或伏。形狀皆異。真美景也。沿路皆白楊。行人皆休息其下。遠望

黑點。皆農人所居。有絕陡之山。高幾三千尺。其種植地不過尺餘耳。

山上有寺有塔。時聞鐘磬之聲。心中所想象之佳景。皆備於此矣。山穴

中多石鐘乳。最奇。使人驚賞不置。每行一里。有小茶棚。以錢二文。

可飲茶數碗。四川全省皆然。常人渴時。不過飲一二杯而已。而四川

之苦力。則真如牛飲。蓋負百二十磅之重物。行於日中。出汗過多。

故不能不飲也。予飲此茶。乃如甘露。使人舒快。行路既遠。筋骨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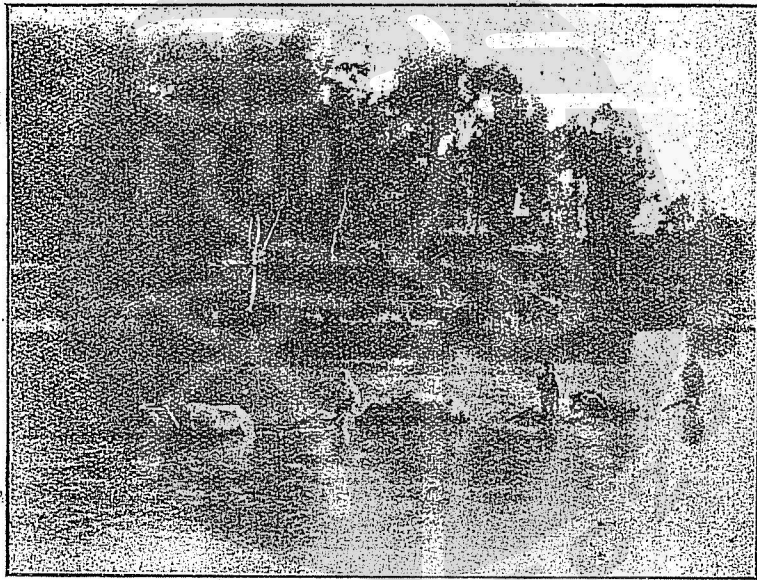
乾矣。有多人聚觀。頗駭異。予緩緩而斟。腹已果然。久之僕至。問

予欲飲白蘭地否。予云不用。不如中國最美之飲料也。明日若渴。必

多飲之。蓋天賜於游人者厚矣。予欲考查四川情形。而各志書所載。

皆不相同。即以戶口而論。或云三十五兆。或云八十兆。全省皆山。揚子江流其中。兩岸皆峭崖深穴。平原僅成都府周圍而

已。灌溉之法頗奇。除棉花外各種糧食植物皆備。藥材更多。幅員之廣。如法蘭西。而天氣較佳。鑛有金銀銅鐵煤油石油丹



沙。出產為鴉片白蠟麻黃絲。而鴉

片近已減少。各處有鹽井。深或二千五百尺。其取鹽之法。用牛車。幾

百年皆然。客店尚不若愛爾蘭鄉間者。遑問英倫。故歐人至此。頗覺

不適。更不講衛生之法。故空氣不潔淨。游中國未知與俄羅斯如何。然

有游東方羣島中亞細亞及非洲者。皆云中國四川客棧之污陋。實有其

特別之處云。客店牀榻排列室內。桌椅皆不堅固。牀板四塊。闊厚不均。

以油布鋪之。然後置行李其上。啄木蟲處處作聲。鼠結隊而游。室與

豬圈近。臭氣撲鼻。土地潮濕。天雨則成污泥。予至客店。每當雨後。

室滲漏。睡則以油衣覆首。游歷家每攜有便榻。予悔未曾帶此。此四

川客店之情形也。至雲南則尤甚。地更濕。無紙窗。僅一小穴。懸腐敗之肉類。味殊惡。有桌不

能置物。牆向內傾側。有各種之微蟲。每飯則羣聚其上。其情

21618

狀不能備述。予所帶之臺布。用處極多。一日僕爲我具冷水浴。在一特別之內室。忽有破壁而竊窺者。欲觀外人赤體之形狀。其好奇之心可想。予每到一村。適遇本地會集。見外國人至。皆奇異。先若甚畏者。後皆行近予身。若數百人。且呼且歎。若有動於心者。予所入茶館。其生意頓佳。飲茶平常不過三文者。富人則需九文。予可以自豪矣。或從予身後緩步而進。竊窺予之眼鏡。時向予言。其音甚粗。予卽作手勢。請其散開。而聚觀者漸多。問此人何遽從天降耶。予操最詳之英語。請諸人無與我爲難。予行時。皆若失望者。然讓予前進。並不攔阻。四川之民甚貧。故雖懶惰矯滑者。亦不能自逸。而必謀其生計。見外人至。皆羣至張其網羅。值數文之物。若外人購之。則非數元不能得。當諸人集予前。僕時呼之使去。然嘗與目語。究未知其若何用意也。每日所遇之事。能使人忘其勞苦。夫中國內地。足使歐人羨者。以其天然之美



四川土民運茶入西藏之情形

而四川一省。更爲外人意想所不到。居深山茂林。見鳥造其巢。哺其兒。如游小說之中。游歐洲各國。紛擾煩雜。奇技淫巧。果爲文明耶。居此清靜之地。呼吸自由。無機械守勝之勞。予意寂寞者。實較繁盛爲曠達耳。四川內地。尙未開化。將來改革。未知如何。予嘗聞中國讀書人云。予等所處地位。如舟遇風。泊於淒島。然尙可呼籲。棄舊有之業而新是圖。此皆極有利益之事也。然如漢陽上海工廠。自內地人觀之。莫不視爲仇敵。而輪船鐵路亦然。四川農業之區。欲創種種新事業。須查百姓意見。不可促迫。致使紛擾。當外人調查鐵路時。紳士學生。大開會議。云鐵路四川人之所有。不許他人干預。故外人亦不可冒險爲之。當毀鐵路拆電線時之舉動。則仇視外人之意可知。東方欲興工藝。自是歐洲利益大端。然須緩緩而圖。使人漸漸信服。百姓自有改移之一時也。嘗聞一般講新學者。倡爲新中國之言。其膽力甚壯。前十年尙不如是。自拳

匪亂後始然。四川織綿紗製麵米開礦。皆用外人機器。足見其已改舊俗。故抵制外貨者。不過空想耳。自重慶至敘州府。氣象已趨新式。西貨之利便者。莫不爭購之。而雲南則絕反對。住雲南久。始知痛恨外人。與東方各省迥殊。若別一種族。此乃氣候不同之故也。氣候不同。則民質亦異。此於歷史亦有關係。自雲南紅河至滿洲一游。可證其實焉。四川離海千五百里。乃亦自爲風氣。四川雲南之鄉僻。亦有志於新學者。然限於舊學習慣。但有希望而已。曾憶岑春暉離四川總督任時。曾發數言云。中國官漸明西教道理。與外人交情漸密。使人快慰。予希望此後更爲擴充。兩國皆去其猜疑。此頗有益於中國。非予一人福也。中國階級甚多。士最貴。以其能治人也。然在庚子之時。竟創爲仇殺外人之舉。非至愚耶。蓋彼所讀者。不過希臘之字母而已。庚子以後。漸知其非。派往日本東京留學者。幾二萬人。以爲得西學便捷之途。其畢業者。考驗合格。則與以優美之官。雲南雖頑固而革命思想已漸輸入。厝火積薪。終必有危險之時。嘗見一英文學生。其書於試驗簿者。多激烈之言。若有官長見之。首領恐不可保。中國之講新學。不過皮相。然其伏於中者。已至勃鬱。外人於此事未能得其真情。蓋中國各省。或新或舊。不能一致。未能合而言之。若能以誠實之言行。盡去以前粉飾之積習。經營各種事業。如河流之勇。則必可達其目的。若農若工。其權利外人皆莫能與比。立於四千餘年之歷史上。他族皆不能與之爭也。然須視其機運如何。自重

慶至瀘州。四日可達。地方富足。人口甚多。街道清潔。商務亦茂盛。而無客店招待者。予午時渡江。意在城內茶館小坐。即行。僕不知予意。導予穿城而過。乃與之言明。復折回至一客店。僕人等乃勸予即住於此。中國官之習慣。每派二勇護送。其形狀實使人可疑。此二勇無所事事。其行每在予之後甚遠。若道路亦不熟識者。再必預備肩輿。謂之體面。皆無用之浮費。若每人住食。不過一二百文已足矣。予與僕言時。有婦人云。此房最佳。予問之。僕曰。彼言前曾有日本人住此。不知英人適否。僕與之言。若有調笑之意。予正言責之。予既至此。且厭衆人圍觀。祇得暫入此室內。有一瀘州老者。且笑且語。其態甚滑。僕人呼之不去。予云不願爾在此。此人乃去。此地有坎拿大教會之室。乃中國式。然頗潔淨。教士五人。皆來未久。其傳教頗有效益。有蘇格蘭二人。在此踢毬。毬場約四十方尺。見予至皆喜。內有一人最和氣。曾爲我理髮。乃約予小住一日。彼在中國。相習已久。見本國人至。乃極親切。此固出於天性也。至南溪縣。人云至敘州府一百二十里。明日可達。本地縣官使人來云。此處至敘州府無人步行者。願以礮船相送。僕人亦云。予固無礙。若外人步行。或有不便也。敘州府歐人甚多。可僱一舟去。縣官託病不能親來。予知其爲誑言也。如是僱一五板船。定於次日絕早三點三十分鐘開船。僕人在外室坐候。予所宿之室。若在歐洲尙不及一馬號也。至夜半。聞樓上闌關聲。忽有望板落下。可見燈光。僕人在室外唱歌。忽云密司特可

21620

以興矣。現已二鐘。已有人上船料理。惟此時無茶。予即收拾。如時登船。在石坡下。天尙未明。以爲可開船矣。不料船夫一切尙未預備。至六鐘始行。予乃甚怒。居船中極不愉快。且度日如年。此味永不忘之。船夫不善駛船。每擱於沙石。或與他船相撞。至下午四點鐘三十分始行一半。既係逆風。且屢誤用其力。故行極緩。至日落甚久。乃漸見敝州府之塔。至十一鐘始至。既餓且怒。黑夜中行極滑之路。至二極不堪之客店。欲食不得。有因特教士及其夫人在城內。約予至彼處一談。甚樂。敝

## 五十故事

### ●杯水死大將

兩軍鏖戰之後。殺人盈野。死者暴屍。生者臥血。風悲日烈。不可言也。死者長已矣。尤難堪者。則宛轉於死人中之傷痍之人。流血之人。所急者飲。若戰場在山嶺之間。則水固非易致。英國有名將曰斐理伯。戰而傷。如得水。則尙能活。從者奉水至。撫而起之。斐理伯將就飲矣。張目。見旁臥一卒。流血殷然。心欲得水。而未敢言。斐理伯遽推而與之。語從者曰。彼之欲水甚於我。從者不敢違。斐理伯遂絕飲。卒生而斐理伯死矣。贊曰。人當平日。容有慷慨慕義。指困贈人。捐金共友者。至危急之際。得其物則生。弗得則死。雖處家人骨肉之間。亦所必爭。而况素不相識之人乎。斐理伯誠去人遠矣。

府人口十五萬。其地位之佳。在揚子江右岸。土產爲藥材鴉片。絲皮白蠟皆最要之出口貨。惟鴉片近已減少。出城見一平原。因特及赫墨夫人亦將至打箭鑪行其教。引予至城上游覽一周。見二千年以前之古風。有極窄之街巷。有買食物者算命者剃頭者往來其中。偶見忙亂之狀。則僕從擁衛縣官而出也。街上招牌。言極誇張。多僞言。與二百年前倫敦風俗相似。此事新加坡最盛。錢店銀行之倒閉。視爲固然。若有一定之法律。即不能如此自由也。

(未完)

### 東吳舊孫

### ●不重傷

有事同斐理伯。而一公一私之闕。則大相逕庭者。瑞典與丹麥戰。瑞典敗。丹麥有一兵受微傷。臥地不能起。得水將飲矣。聞呻吟之聲。起於其側。顧丹麥人曰。水哉水哉。吾其死矣。視之。則瑞典之俘也。丹人蒲伏至其側。奉水上之。促其速飲。而瑞典人出不意。探手槍狙擊之。中其肩。傷輕。得不死。丹人號曰呼。役夫。我待子以禮。而子報我以彈丸乎。子今不得盡飲此水矣。乃自飲其半。而以半與之。丹王聞之。召此卒至。撫慰有加。而問之曰。汝曷不以怨報之而猶修好於殺人之人也。卒曰。臣非怯也。君子不重傷。王善之。賞以爵祿。